



消失的
匿名信

而我一直都不懂，
就像在梦中。

消失的
匿名信

安小漠
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消失的匿名信 / 安小漠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-7-5447-3113-3

I. ①消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4544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消失的匿名信 |
| 作 者 | 安小漠 |
| 责任编辑 | 王振华 |
| 特约编辑 | 侯佳佳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电子邮箱 | yilin@yilm.com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yilin.com |
| 印 刷 |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|
| 开 本 | 900×128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8 |
| 字 数 | 110千字 |
| 版 次 |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47-3113-3 |
| 定 价 | 28.00元 |





消失的
匿名信

安小漠
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消失的匿名信 / 安小漠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4. 4

ISBN 978-7-5447-3113-3

I. ①消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44544号

书 名 消失的匿名信
作 者 安小漠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开 本 900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10千字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113-3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.com



| 给二十二岁的自己 |

总会好的，都会有的，那些阴霾，还有未来。



推荐序 白日梦

我读书那会儿，有一个姓屈的英文老师。面对同学在课堂上睡觉这种事儿，他从不气恼，更不会脸红。相反，他会放下书，坐下来跟我们聊他的青春。他总说：“我提倡你们做白日梦，因为只有先有了这个白日梦，你们才会有动力去把它变成真的。”说完他会拿出一台录音机，塞进去一盘磁带，给我们放歌听。

朴树的歌总是那么好听，我最爱的是《白桦林》。

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，我趴在书桌上，眼睛看向窗外操场上的合欢树，风吹起来时，叶子与叶子热烈相拥，阳光也不显得刺眼。我还记得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在操场上奔跑的样子，女生与女生拉着手偶尔挽起鬓边的发，一切都美得如同幻境……在十年后的这个冬天，我突然想起这些画面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你知道，在单薄的青春里，能够支撑我们的，总是这样那样的幻想，白日梦显得尤为重要。

那时候，我的梦想朴实又现实，我想做一名语文老师，或是当个作家，直至我离开那个小城。后来的这些年，我在这座城又或是那座城满眼看到的都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，再也没有看到过合欢

树，也甚至再也没有听到过朴树的声音。人们总聊金钱多过于梦想，梦想变得遥不可及。

二〇〇七年，是我的幸运年。我离开工厂，开始给纸媒写稿。

也是这一年，我认识了安小漠。我们都热爱写作。在很多个深夜，一起在网上聊天，互相聊写作。从一个个深夜，到一个个天明。早些年的文字是跳跃在指间的焰火，让人着迷，让人惶恐。迷人的是，它们从指间流淌而出，遵从于心；惶恐的是，那些印在纸上的字，字字剜心。

我一直都相信因缘，对世间所有相遇都深信不疑。就好像六年后的今日，我与安小漠两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内，两人都没有过多的惊讶，仿佛一早就知道会发生一般。

六年后的安小漠，与六年前的安小漠没有什么不同。她还是那个活在梦中的少女，为梦想而活，为最初的爱而活着。

二〇一三年八月，我在为手头上做的一本书拍摄一个短片。聊的话题很粉红、很少女，当时我在旁边坐着，听她讲十七岁的故事。那会儿天很热，阳光热烈，窗外的蝉鸣没完没了，跟十七岁时没什么两样。中间我好几次很恍惚，以为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我。

那个说话颤抖，满怀一腔孤勇的人，既熟悉又陌生的人，可不就是我吗？可惜，我们都没有那么勇敢。唯一做过最为勇敢的，就是在正当年纪毫无指望地爱上一个不会在一起的人。

有天晚上，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吃饭。在烧烤店里，坐在隔壁桌的女生一直在喝酒，期间跟坐在对面的男生哭诉：“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痛苦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”她没少流泪，坐在对面的男生除了沉默着挠头，再也没有别的举措。

成年之后，我们渐渐知道，在很多事情面前，安慰是最无用

的。可除了安慰，我们似乎也不能给最想关心的人什么了。安慰变得重要，也变得可笑，它甚至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因为总有比它更大的东西。

《圣经》里说，最大的是爱。

没有什么能比爱更大，没有什么能比爱重要。

爱多重，问问你自己的心，问问那些你哭泣的夜，你就会明白。若是你还不懂，不妨来问问安小漠。

写作这些年，写过的故事不少，听来的也不少，却从未听说过，一个人会将一份爱藏在心底十年。这十年，她过得不痛快，有一份爱藏在心里，不敢说，不能说。怕说了会消失不见，怕说了会得不到，怕说了会像十五岁时看过的海浪拍在暗礁，怕说了会像气泡说破就破灭了。

爱他，便是她唯一的英雄梦想。

有天晚上，我们一群人又聚在一起，有人失恋有人暗恋有人正在恋爱。也是那天晚上，我们一群人抢过了她的手机，告诉了那个男生，她心中的爱与愁。后来，她一个人抱着一瓶酒边喝边哭。屏幕里播着的歌分外应景，杨千嬅的《少女的祈祷》。那歌词写得真是好，“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，赐我他的吻，如怜悯罪人”。

那天一直到很晚，我们才回去。在出租车上，我们聊天，说起最初的梦想，她说最开始写东西完全是因为那个人，他说他会看，于是自己就要一直写下去。写作于她而言就像是一个美梦，给她搭建过一座空中花园，让她靠近他，以另外一种方式占有过他。只有在写作的时候，她才是勇敢的。

而作为朋友，着实不希望见到她一直这样下去。

因为不快乐，因为不幸福，因为不值得。可是，爱就是爱，哪有那么多可去计较的。只知道靠近那个人时，一颗心好像是破土的

种子，在他面前长出枝叶，想让他避一避太阳的光，哪怕他不需要这片阴凉。

是啊，我们无从计较这些。一个梦醒了还有下一个梦，而唯独爱他，是做过最长的一个白日梦呢。惟愿沉醉其中，不要清醒。

只有在梦中，麦子和麦子还长在一起，河流与河流会归于一处。

也只有在梦中，有情人都会成眷属。

段年落

2014年1月2日于北京

楔子

临近三月，天气还十分清冷。大概是因为最近常淅淅沥沥地下小雨，所以就算是正午，天空也显得很阴沉。何况现在是凌晨时分，怎么看，天空都多了一丝诡异。

初到小樽时，邢美佳脑海里闪过的是电影《情书》里那些唯美的画面，不禁对这个地方凭空增添了些好感。相对名古屋、东京、银座等商业性很强的城市而言，这里确实更安静、更有情调。如今邢美佳已经在小樽生活了三年，每每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，独自生活又不喜欢雨天的她，还是无法完全适应。

邢美佳望着窗外叹了口气。远处竖立着散发着星星点点光亮的路灯，在她看来这并不怎么浪漫，说实话那些光亮还不如室内书桌上开着的台灯所发出的光。

雨还在簌簌地下着，雨点无节奏地拍打在玻璃上。

在台灯的照射下，书桌上凌乱的白色A4纸格外醒目，手写板也因长期没有关闭而变得滚烫。作为一名插画师，连夜赶稿早就是常事，可这次工作比往日还要赶的真正原因是……

邢美佳想了想，继续埋头熟练地描绘线条，齐肩的长发散落到脸颊边挡住了视线，她用手不耐烦地将头发别到耳后。

前几日母亲梁凤娇打来电话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她说是最近感冒的缘故。

“美佳啊……”梁凤娇话音还没落，便咳嗽了几声。

“嗯？家那边天气很冷吧，你倒是注意身体啊。”邢美佳一边看着综艺节目，一边对着手机说道。

“哦，小病，没大事。”电话那头的梁凤娇顿了顿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过几天就是你爸爸的忌日了，还记得吧？”

耳边综艺节目里女主播调侃男明星的语句越发模糊起来，邢美佳伸手按下桌上遥控器的红色按钮，“啪”地一闪，电视节目瞬间消失。

“嗯，记得。”

自三年前父亲车祸去世后，邢美佳便被母亲送到日本来念书。每年父亲的忌日她都会回家，除了祭拜外，也会在家多留几天陪陪母亲。

连续三年都是如此。

说起祭拜父亲的事情，邢美佳每次都如同例行公事一样去完成，非要说有什么特殊的情感，那也是被母亲的悲伤情绪所感染的。

实际上，邢美佳对父亲的死，心中并没有太大的痛楚。

“一定会赶在那之前回去的，放心吧妈。你好好休息才是。”

电话那端的梁凤娇发出一声沉重冗长的叹息。

邢美佳停下笔，画上那个女人的嘴唇没有画好，别扭地多出了一截，笑得也不太自然。

擦掉。

重来。

要在这几日完成的，除了杂志社的插图，还有个性服饰的橱窗图。

邢美佳擅长的画风是浓烈色彩下略微散发迷离感和暧昧感的类型。她的灵感虽然不知来源于哪儿，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家，她的设计很受年轻人的喜爱。

之前在学校里还未毕业时，邢美佳就被老师发掘，然后极力推荐给别人，之后她在小圈子里变得小有名气起来。不过一年的时间，多家杂志编辑就开始纷纷向她约稿。这条道路，邢美佳走得顺风顺水，着实让人羡慕。

秒针“嗒嗒嗒”地有节奏地旋转，几圈过去，分针干净利落地挪了一截，再久一点，时针也慵懒地移了一步。

打印机没有纸了。邢美佳想要伸手去拿新的A4纸时，不无意地看了一眼书桌的角落。散落的积压的杂志下露出纯白色信封的一角，邢美佳迟疑地抽出那封信。

就在昨天中午，通宵熬夜后的邢美佳还未睡醒，就听到公寓的门铃响了好多声。邢美佳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，不耐烦地起了身。

永和是负责这片区域信件和物品的投递员，平日邢美佳有要寄走的稿子，抑或是出版社的样刊和读者寄来的信件，都是他负责的。就在永和准备再次“咣咣咣”敲门的那一刻，邢美佳恰巧打开了门。

“还以为你不在家呢！”永和往屋里扫了一眼，看到照旧凌乱的书桌和没叠的被子，他不禁皱了皱眉，“哟，生活还是这么混乱啊。”

永和从随身的包里抽出信件，大致数了数。“喏，五封。”

邢美佳不满地皱了皱眉，懒得搭话，头也不抬地点头附和着。她接过永和递来的笔，快速地在签收人那一栏写上自己的名字，一

副想早点了事的样子。

“还有一封是中国寄来的挂号信哦！”永和洋洋自得的表情好像邀功一般，“听说邢美佳小姐是中国来的，是家人寄来的吗？”

“嗯？”

挂号信？中国？

邢美佳没听母亲说要寄东西过来啊。

至于其他人，早就没有联系了。

“就是那封啦！白色那封！”永和嚷嚷着，眼神有点放光地盯着邢美佳，“美佳小姐没睡醒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”

思绪还在游离的邢美佳回过神，连忙点头说了句“谢谢”，便关上了门。

相对字正腔圆、缺少柔和感的汉语，日语要含蓄得多。大多数日本人都喜欢在句尾加点缀语，好刻意把话说得更悦耳动听些。有人说，日语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二好听的语言，只是难以从讲话人的口中听出真实的情感来。尽管邢美佳已经可以熟练地用日语进行日常对话，但语调仍不似街上的女高中生的细声细语那般软绵绵的，也不似那些睁大无辜的双眼夸张地叫着“卡哇伊”的年轻女孩。

大概几秒钟后，永和的脚步声渐渐消失，邢美佳才安心地转身走进卧室。

手中叠在一起的信封，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分辨出那抹醒目的白色，邢美佳睡眼蒙眬，抽出那封信看了一眼。

可能是因为还没睡醒，邢美佳的思维依然无法正常运转。困意打败了好奇心，她摇了摇头，把这封看似特别的信和其他的信封重新摺在一起，随手放到床头柜上，然后她又倒在床上，拉扯过被子，蜷缩着又睡了过去。

直到天彻底黑下来，邢美佳才慵懒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揉了揉

眼，顺手打开床头柜上的灯。

睡眠不足竟然导致邢美佳难以分辨收信的事情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，是否真的发生过。

抱着疑惑的心理，邢美佳迫不及待地拆开那封信，却在看到信上的只言片语后大脑顿时变成一片空白。

呆滞了好一会儿，邢美佳还是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寄信的人没有写名字，连寄信人的地址都故意写得模糊得让人怀疑那地方是不是真实存在，邮局又不会去查证寄信地址是否属实。

可到底是谁呢？

不熟识的人又怎么会有她的地址？

如果只是个陌生人，会说那样的话，实在让人想不通。邢美佳索性又把这封信随意夹在了书桌上的杂志间。

而此刻，这封古怪的信件让邢美佳已无心工作。折成四折的信纸又重新被打开。眼前那两行看似语气亲密的话，邢美佳怎么想都还是毫无头绪，只能望着它们发呆。

除了写有字的那张信纸，在信封内还有另外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——淮阳路幸福大街公寓22层2201。

窗外的雨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。雨点继续拍打在玻璃上，模糊了远处灯光的剪影，路边绿化林在这样的氛围里显得阴森许多。

真是十分罕见的大雨啊，看来这一天都要笼罩在灰暗中了。

邢美佳关掉台灯，只剩下显示屏微弱的光。

“轰隆隆”的雷声一阵阵传来，闪电划破天空，直直地穿过房间玻璃，照亮邢美佳受到惊吓的脸，她手中的信封掉落在地上，竟然发出“嗒”的一声脆响。

那是从信封里掉出来的一把钥匙。邢美佳不自觉地把这把钥匙和信里提及的那个地址联系在一起。

在显示屏的白光照射下，邢美佳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就在她低头俯下身准备把掉落的东西捡起时，脑海里却闪过一个画面——肮脏的胡同里，到处堆积的都是没人清理的垃圾，空气中漂浮着令人作呕的恶心味道，只有一个人，身形单薄，向前行走着，那人的面孔并不清晰。

邢美佳只觉心脏漏跳了一拍，那种感觉压抑得难受，头也莫名地剧烈疼痛起来。

不知道是不是俯身血液积压的原因，邢美佳刚一恢复坐姿就感到一阵眩晕，手肘不小心撞倒了桌边放着素描画笔的木质笔筒盒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笔筒盒迅速倾斜，画棒以不同的姿态掉落在地上，接二连三地发出脆响。

和那些脆响一起出现的还有邢美佳耳畔传来的巨大耳鸣声，其他的一切声音都忽然消失。

记忆里那双眼睛正悲戚地盯着她。伴着无休止的大雨，那个人正一点一点地向她靠近，他的嘴一张一合好像在努力说着什么。

邢美佳仔细看口型，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那不正是和信纸上一模一样的话吗？

“邢美佳，好久不见。欢迎回来。”